

伊朗和俄罗斯： 在中亚的借助型联盟

郝振耕

【内容提要】 中亚各国独立后,有关国家在中亚国际政治舞台上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伊朗和俄罗斯凭借其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优势以及民族、宗教联系,成为中亚地缘战略棋盘不可或缺的重要棋手,并因各自的利益需求而走向结盟。与美国和土耳其在中亚的利益主导型结盟关系不同,伊、俄两国在中亚结成一种借助型联盟关系。由于受文明因素、战略侧重点和中亚各国之间矛盾的制约,伊、俄两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

【关键词】 伊俄关系 中亚 借助型联盟

【作者简介】 郝振耕,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通信地址: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邮编:710069。

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有关国家在中亚地区构建了一幅“空心圆”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中,空心代表的是中亚的政治权力真空,即刚刚独立的中亚5国;在这个空心圆的周围,是由介入中亚的各地缘国家形成的环形地缘政治格局。这个国际格局架构,并没有把美国排除在外。众所周知,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故列为中亚的一极自不待言,但它在中亚缺乏地缘优势;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优势明显;土耳其和伊朗是现实性的地区大国,有地缘文化优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是潜在性的地区大国,但不属本文重点讨论的对象国。上述国家为了在中亚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或连横,或合纵,形成了纵横捭阖的战略态势。伊朗和俄罗斯在中亚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错综复杂的宗教关系,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以及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在中亚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廓清伊俄在中亚的战略态势,把握伊俄在中亚的国际关系走向,有助于透视中亚国际关系的全貌。

一 中亚的战略地位

1. 冷战后重新崛起的地缘政治优势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英国地缘政治学家曾指出该地区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欧亚大陆的心脏”,认为“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¹后冷战时代,“在西方地缘政治家的眼中,这一大片地区在苏联解体后,被视为某种地缘政治‘空间’,称为‘当代历史的黑洞’”^④。中亚地缘政治地位的凸现主要表现在,美国视它为构筑“两洋战略”的中心环节和关键部位,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俄罗斯则认为,中亚是其传统的“势力范围”和防御其南部边疆的“安全屏障”;伊朗、阿富汗等则把它视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沃土,犹如土耳其把它视为“泛突厥主义”的试验田一样。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认为,在欧亚大陆的地缘

¹ 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④ 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战略棋盘中, 濒临中亚的地缘战略大国有中国和俄罗斯, 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伊朗、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接着他又指出: “谁控制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 谁就最有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① 该论断足以显示出中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2. 姗姗来迟的地缘经济优势

如同丝绸之路提升了古代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一样, 里海油气资源的发现提升了当代中亚的地缘经济优势。“随着近年来里海丰富油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到1998年已探明储油量为156亿~160亿桶, 据美方公布总计储量高达1600亿桶), 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的里海油气价值高达4万亿美元。”^② 尽管上述描述有夸大之嫌, 但最起码可以说明, 中亚蕴藏的丰富资源, 使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世界能源基地。有鉴于此, 美国已将里海地区列为“新世纪安全战略”中一项“优先的主要问题”。对土耳其而言, 开通中亚的油气管道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石油过境收入, 还便利了“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进一步伸张。对俄罗斯而言, 控制了中亚的油气资源就好比卡住了中亚国家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鉴于伊朗在石油大国中的现实地位, 如果能再修建连通中亚的又一条通路, 它将取得其他能源国家难以企及的能源地位。因此可以这样认为, 谁控制了中亚的油气资源, 谁就取得了中亚的地缘经济优势。

3. 宗教、民族问题催生的地缘文化因素日益凸现

自古以来, 中亚就处在中国、东南亚、印度和欧洲诸文明的包围中, 或者说是处在这些主要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区。随着冷战结束,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 目前, 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差别已不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 而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来重构。他还认为: “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 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 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 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③ 而中亚位于伊斯兰“月牙风暴区”, 正好处于伊斯兰与其他非伊斯兰文明交接的边缘地带, 处在文明的断层线上, 故成为文明冲突多发地带。

此外, 中亚转型社会脆弱的政治体制, 宗教极

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都在中亚兴风作浪,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环境恶化及枪支走私日益加剧, 这一切都使中亚成为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的频发地带, 成为世界安全关注的焦点。

二 伊俄在中亚结盟的基础

要了解伊俄在中亚的战略态势及战略目标, 就必须从两国在中亚所处的地区安全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中寻求现实问题的答案。

首先, 从地区安全环境评估。伊朗和俄罗斯从没有面临过如此险恶的国际地区安全环境。俄罗斯的周边国际环境可分为4个区, 即东欧区、北冰洋区、泛太平洋区和中亚区。在东欧, 尽管北约东扩还有可能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 但在可预见的将来, 能威胁到俄罗斯边疆的可能性还不小。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和联盟关系的缔结, 从目前来看, 北冰洋区和泛太平洋区不可能成为俄罗斯地缘政治的重点。但就中亚而论, 俄罗斯就显得不那么自信和乐观。就俄罗斯的安全利益而言, 无论是中东的阿以冲突, 还是海湾石油的财富, 乃至印度洋的军事战略存在, 其重要性今天无疑都无法同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相比较。从伊朗方面看, 美国为了确保中东战略石油通道畅通, 以美沙联盟为基础, 以经济力量和大国权威为后盾, 以经济制裁、政治隔绝为手段, 企图囚伊朗于藩篱之中, 大大恶化了伊朗的国际生存能力。伊朗的周边环境, 西面海湾国家对伊朗心存顾虑, 东面伊朗与阿富汗因宗教、历史、民族纠纷而交恶, 故两面受制。因此, 在中亚开疆辟土成为伊朗的现实选择。

其次, 从地区经济环境看。中亚石油资源国际化和美土主导的利益均沾的地缘经济政策, 使伊俄受害匪浅。审视中亚的地缘经济环境, 油气资源无疑是各国争夺的蛋糕, 主要表现在中亚石油的管道之争。透视中亚管道政治, 各地缘棋手

^①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83页。

^② 周骥:《1998—1999年欧洲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189页。

^③ 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 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第71~72页。

的争夺呈现出“一方所得, 即为一方所失”的“零和性质”。在中亚国家独立伊始, 美、土一方面都有“弱俄遏伊”的战略考虑, 另一方面就是彼此互相拆台, 巧取豪夺, 企图把“蛋糕”利益最大化。从目前来看, 俄罗斯拥有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美国拥有最为强大的经济渗透力, 但缺乏地缘优势; 土耳其拥有良好的地缘优势, 但经济影响力不足; 美、土以利益为基础的战略结合, 则弥补了各自的不足; 伊朗地缘优势明显, 但自身的国际影响限制了其应有的地位。因此, 如何均衡利益成为伊俄地缘经济政策面临的首要难题。

最后, 从地区文化环境的层面来释读。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正受到伊斯兰文明的抗争。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 加之原教旨主义的催生、激发, 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中亚最为重要的文化因素之一。同样,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有肥沃的土壤, 中亚信仰真空的出现为其提供了适宜的气候, “泛突厥主义”逐渐成长为中国有影响的一种文化因素。而西方文明认为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 凭借其经济优势, 以经济援助为载体, 以民主化为先导, 在中亚进行大肆挾伐。纵观冷战后中亚的文化因素, 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是属于同一体系的不同文明, 双方之间拥有相近的价值观, 几近相同的道德观, 故双方之间还能协调。而东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纯属于不同的信仰体系, 伊斯兰教强烈的政治参与性和涉世性, 及其回归原始教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与东正教文明格格不入, 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最大挑战者。但这两种文明在中亚仅仅是“理性”的碰撞, 并不会成为伊、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决定国家重要性的因素有两个, 即国家各种利益的次序和利益量。国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世界贡献”¹。在俄罗斯、伊朗、联合国特使以及其他有关国家的调停和斡旋下, 1997年6月27日,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莫诺夫和反对派领导人努里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梅里亚姆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和民族和睦总协定》文件和莫斯科声明, 强调塔民族和解问题的会谈已顺利结束。此例反映了伊俄文明冲突的上限不以损害两者的联盟关系为前提。

受上述环境制约, 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伊俄逐渐转向灵活务实的外交政策, 以构筑借助型联盟关系, 来对抗美土的利益主导型结盟关系。

1. 安全问题的趋同

“由于相同的原因, 中亚国家的稳定及其与周边竞争者的友好关系, 对于伊朗和俄罗斯具有很大的战略重要性。”^④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会波及伊朗和俄罗斯。对中亚安全的共同忧患, 促使伊俄关系由趋异向趋同转变。对中亚地区安全的共同关系和利益所在, 反映在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上。俄军队介入塔吉克斯坦内战表明, 它正在寻找一个进入中亚的合法化借口, 使中亚有可能重新沦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尽管企图在中亚建立以它为主导的安全共同体, 但它同样明白, 中亚安全问题离不开伊朗的协调和合作。“俄罗斯保持与南部缓冲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明显可减少边界土地争端及其与伊朗、中国、阿富汗的双边关系中出于军事考虑而引起的忧虑和紧张。”^④

2. 在里海地位问题上的相同立场

在里海问题上, 俄罗斯一反常态, 认为里海是“湖”, 其资源应由沿里海5国共享, 任何一国对里海石油的开发, 都必须与其他沿岸国家协商后方可进行。伊朗同意俄罗斯的这一立场。从中可以看出, 里海是联系伊俄关系的一大纽带。沿岸国家关于里海问题的分歧, 进一步密切了两国的合作关系, 这是由中亚国家外部因素激发而形成的, 成为两国关系的又一支柱。

3. 在中亚管道政治问题上共同的疑虑

美国和土耳其在中亚的渗透不仅损害俄罗斯的利益, 而且使伊朗在开发中亚资源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里海能源问题外交特别顾问约翰·伍勒福指出: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我们绝不支持横贯伊朗境内的任何管道运输建设方案, 包括有可能扩大伊朗在该地区作用的交易。”就目前中亚形势分析, 面对美土联盟在中亚咄咄逼人的攻势, 俄罗斯尤其担心里海沿岸新独立国家会绕开它来修建输油管线, 从而使俄丧失对里海能源的控制和利用。再者, 美国的暗

¹ 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67页。

^④ Hooman Peimnai, *Regional Security and the Future of Central Asia*, Westport, Connecticut, London, 1998, p. 70.

^④ Ibid., p. 73.

箱操作使输出石油管线绕过了地缘地位最为优越的伊朗,这使伊朗努力争取成为该地区能源转运枢纽的理想成为泡影。因此,伊俄双方视美土利益主导型结盟关系为实现它地缘抱负的最大障碍。

综上所述,在地区安全环境上,伊俄双方有借助平衡的要求;在地区经济环境上,伊对俄的地缘经济威胁不大,有重合利益的一面;在文化方面,伊对俄的文明构成较大挑战,但形不成致命威胁。

三 伊俄联盟的特点及制约因素

现实中中亚的战略态势为美土攻、伊俄守的局面。为了平衡美土在中亚的力量存在,伊朗和俄罗斯均认为,按权势均衡的原则在中亚行事是必要的,而联盟是权势均衡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出于均势原则的需要,伊俄在中亚的结盟是最优的安全选择,两国将沿着这条主线构筑现实中的联盟关系。但伊俄关系的主导方面,主要是受外部压力而趋同一致,是一种借助型联盟关系。这不能与美土之间的利益关系相提并论,美土之间受地缘政治现实制约而形成,是出于追求共同利益而存在,是利益主导型结盟关系,具有巩固性、不易变性。

美土、伊俄在中亚的“零和游戏”中,美土有所得即注定伊俄有所失,故伊俄趋同性大于趋异性,双方的共同利益增大。美土企图打破俄罗斯独霸中亚油气资源的图谋,使俄罗斯怨恨不已,又因企图遏制伊朗地缘抱负的实现而使伊朗耿耿于怀。故伊俄双方之间寻求合作,制衡美土企图主导中亚地缘经济的图谋,以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化。合作以求遏制美土图谋是目前两国关系的主轴。

中亚既有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斗争与冲突,又糅杂着伊斯兰文明与东正教及佛教文明的抵牾和碰撞。但是,按照国际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原则,权力界定的利益是各国争夺的主要目标。因此,伊朗在中亚的战略文化取向在于:是让宗教狂热战胜人类理性,宗教信仰超越政治利益,从而忽视本国利益,还是让人类理性驾驭宗教狂热,国家利益界定宗教信仰,从而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目前,伊俄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达成的协议及哈塔米的开明改革已展示了国家利益这一理性的曙光。可以看出,伊俄的龃龉最有可能发生在文化

这一层面上,但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主流。

伊俄联盟关系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催生的,因而外部环境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这种联盟关系。

1. 俄美、美伊关系好坏是影响伊俄关系的首要因素

美俄、美伊关系改善,伊俄相互借助的欲望就减少;美俄、美伊关系恶化,伊俄按权势均衡的热情就增加。1997年3月22日,美俄首脑会晤刚刚结束,俄《独立报》就披露,俄总统亲自向美国总统表明,既然北约东扩,俄就不得不更加重视东方,即同中国、印度和伊朗的交往。从目前看,美土企图压缩俄伊生存空间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伊俄选择联盟关系,并非权宜之计,而是长久打算。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外部压力的增弱乃至消弥,伊俄利益的趋异将大于趋同,双方关系的发展将受制约。

2. 伊俄关系受中亚国家内部因素的制约

中亚5国国内形势稳定,伊俄合作的前景广阔;反之,中亚5国国内局势动荡,伊俄合作的前景渺茫。独立后的中亚5国在苏联时期划定的边界“没有反映出某些民族的历史分布情况,而是根据行政和经济因素确定的,没有考虑实际的民族文化状况,这就孕育着产生领土纠纷的危险”¹。这种危险又由于各地缘政治棋手战略侧重点的不同而推波助澜。在中亚,哈萨克斯坦受现实地缘影响,以俄为主,乌兹别克斯坦着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土库曼斯坦则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伊朗、土耳其。故中亚各国之间的冲突必然影响到周边国家的相互关系,各“亲缘”国家反映在中亚的地区冲突上,必然会支持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国家,这将极大地影响伊俄关系的发展。

总之,伊朗和俄罗斯两国将呈现出以安全合作为主导的借助型联盟关系,只要美国和土耳其“弱俄逼伊”的战略态势不变,伊俄联盟关系将一直延续下去。伊俄之间在里海立场问题,中亚安全问题,管道政治问题上趋同大于趋异,成为伊俄联盟关系的利益纽带。

(责任编辑:吴传华;责任校对:徐拓)

¹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Clinton's Africa Policy in his Second-term

Fu Jijun

pp. 20- 23

Clinton government had adjusted its Africa policy by a big margin in the second-term. It ha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on African problems; supported the endeavor of African countries for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creased the economic investment in Africa and mainly developed the relationships with African regional powers, newly developed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policy adjustment was to improve America's image in Africa, develop its strategic interests in Africa, and influence African issues by making use of African regional powers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The policy conforms to America'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will continue to influence the trend of the U. S.' Africa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

The Features of South Africa's Foreign Trade

Deng Zutao & Yang Xingli

pp. 24- 28

Foreign trade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 Africa. This paper has summarized the foreign trade features of South Africa, and analyse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ffecting the foreign trade of South Africa. The paper has also

discussed the strong complementary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uth Africa and China, pointing out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ran and Russia: Special Alliance in Central Asia

Hao Zhengeng

pp. 29- 32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some relevant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a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of this area and finally formed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Depending on their innat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ir ethnic and religious linkage, Iran and Russia have become two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players in the chessboard of the Central Asia's geographic strategy, and moved to ally due to the

interest needs between each other. Different with the interest-dominant alliance between the U. S. and Turkey, Iran and Russia have formed a kind of support-drawing alliance in Central Asia.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civilization factor, strategic emphasis and the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Russia will not move forward very smoothly.